

## 道光《石泉县志》中的羌语词

聂鸿音

[提要]清道光十三年编纂的《石泉县志》用汉字译音记载了80余则羌语词,通过它们可以窥见一个半世纪前四川省北川县和茂县一带的羌语概貌。本文据现代羌语方言对这些词语试加解说,并总结了一些关于石泉话辅音声母的基本情况。

《石泉县志》十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赵德林等修,张沆等纂,道光十四年刻本,今又有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23册。这部书的卷二《舆地志·风俗部》末尾附有“番译”词语80余则,本意是供官吏问案决狱时参考,现在人们则可以从中窥见一个半世纪以前当地某个羌语土语的情况。1981年闻宥在讨论敦煌“南语”写卷的时候曾附带谈及这份资料,并与他在河坪、萝卜寨、若达寨、九子营、三齐乡、黑钵寨等6个羌族居住点的调查记录进行了比较,正确地指出了《石泉县志》所谓的“番语”其实都是羌语,<sup>①</sup>不过由于他当时掌握的羌语资料有限,所以讨论只涉及了书中所录的15个词。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当代羌语调查研究取得了系统的成果,不但有一些质量颇高的学术论文刊布,而且还有两部有关羌语的专著问世,<sup>②</sup>书中提供的词汇、语法方面的丰富知识使我们有条件把这项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清道光年间的石泉县相当于今四川省绵阳地区的北川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松潘县的部分地区。历史上石泉县的民族关系紧张,居住在这里的羌族是史称“白草羌”的部落。目前这一带会说母语的羌族人大大减少,据1990年调查,北川县的羌族人口为4.8万,其中大多已转用汉语,只有少数人说羌语南部方言的较场土语。<sup>③</sup>北川县的羌语迄无调查资料发表,因而县志所录的80余则“番译”词语显得尤为珍贵。

下面全文标点抄录道光《石泉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部》所附的“番译”。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所据的底本原残佚26字,今据闻宥录文补入“天曰”、“斛”三字,以方括号标识,其他不可确知的佚字代以“□”符。文中个别因形近致讹的字(如“日”讹作“日”)径予改正,不再出校语说明,疑误的字将在后面的解说中指出。

番民无文字,点画随其天籁,相口授而不迁焉。呼父为阿爷,音如叶,爷转入声,音近叶。

① 闻宥:《论所谓南语》,《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② 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第15-17页。

母为阿妈,转入声,音近袜。兄曰哥,侄曰侄,妹曰妹,与汉人无异。弟曰都涿,从弟曰葛都,嫂曰阿没柘。伯曰阿必得,叔曰阿仆,叔之妻曰阿仆。母之兄弟曰阿姑,父之姐妹曰阿姑也,其夫曰阿必得。称官府曰阿叭,称祖父亦曰阿叭。祖母曰阿铎,子曰接禄,女曰接篦。甥曰择涿,呼孙亦如之。媳曰接续。凡食物曰择么也。早饭曰合纳帖,午饭曰杂么帖,饮茶曰挹帖。其于衣服:帽曰大娃。称鞋,河东人曰刺葛,河西人□□□□□□□□所求曰没乞。知其事曰□□□□□□□□煞,不明白曰没穰。其呼[天曰]儿漠叭,呼地□□卜。于日曰莫释葛,于星曰日柘。云白是达,□□白,雨曰没。凡路皆曰越,行路曰越格。山曰[斛]卜,水曰沮,石曰孩儿疤。其称树木为食,音松曰漉,柏曰寿,竹曰百,梅曰回。于朴柴曰悉,砍柴曰悉错。称人之富曰儿布者,贫曰敝灭者。称人之善曰舍,恶曰业没舍。谓詈骂落活得,打曰葛得,死曰阿嚏。其于一身曰:葛波柘,头也。曰么葛,项也。曰弥弥格伯,耳也。如达葛,口也。伯留,面也。格哄,发也。地格卜,鼻也。河东曰歇伯,河西曰齐伯,皆手也。河东曰协靡,河西曰躅,皆足也。葛伯,舌也。拍博,肚也。顶也诃,背也。挹骨儿格,腰也。歇所格,指也。择达,言说也。合没铎,和好也。谓牛为息,马为贺,虎为红贝,羊为竹,猪为柏,狗为梧,鸡为污去声,鹅为和月,骡为格底,驴曰择控儿。此番音之大略也。

按,子云作《方言》,宋赵叔向取其切俗者作《肯綮录》,说者以为隘也。五方土音不能相同,况番夷乎?长吏抱案讼庭,恃彼译言以为辞听,安知不雌黄其口也?作“番译”一则,虽不克尽其文,而略见一斑,亦足为官斯土者折狱之一助云。

## 二

迄今刊布的羌语方言词汇共3份,分别属于南部方言理县桃坪话、北部方言黑水县麻窝话和茂县雅都乡峨口村话,<sup>①</sup>下面即主要依据这3份资料来解说《石泉县志》所载的羌语词。<sup>②</sup>

**阿爷(父)、阿妈(母)** 这两个词分别相当于麻窝话的 eji“父亲”和 ama“母亲”。《县志》指出“爷”和“妈”的实际读音近似于人声的“叶”和“袜”,似乎意味着它们带有某种辅音韵尾。不难想到,这个用汉字无法明确表示出来的辅音韵尾一定不会是-p(叶)或者-t(袜),也不会是像现代汉语苏州话那样的喉塞韵尾-ʔ(叶、袜),因为假如真是那样的话,《县志》就完全可以直接把这两个词写成“阿叶”和“阿袜”,而不必用“转入声”、“音近”之类含混的术语进行繁琐的说明。事实上《县志》在记录羌语时使用了不少古人声汉字,如“葛”、“没”、“柘”、“得”、“仆”、“什”等等,它们在羌语中的对音都不带辅音尾,这应该说明古人声在《县志》编纂者口中已经派人平、上、去三声了,因此我们目前还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两个词在外族人听来恰好是介于阴声与人声之间。

① 桃坪话和麻窝话词汇见孙宏开《羌语简志》,更详细的麻窝话词汇见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峨口村话词汇见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② 此外本文有时也引用其他居民点的少量材料作为补充的证据。这些材料一部分来自闻宥的记录,但据闻先生在《论所谓南语》一文中说,这些记录“原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收集的,所以质量粗疏”,我们只能用它们来作一个大致的参考。另外,本文初稿写成后曾蒙刘光坤先生赐教,刘先生从当年的调查记录中为我查找出了三龙、曾头、龙池、沟口、绵池等居民点的一些相关资料,并对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现在的稿子就是在刘先生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哥(兄)、侄(侄)、妹(妹) 《县志》明确指出这3个词的读法“与汉人无异”,我们可以由此相信它们都是汉语借词。现代桃坪话和麻窝话的“侄子”分别是 dʒi<sup>31</sup>和 dʒi, 峨口村话的“哥哥”是 kur, “侄子”是 dʒi, 或许也和汉语有某种联系。

都涿(弟)、葛都(从弟) 第一个词和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弟弟”相当——桃坪话 tu<sup>55</sup>tsua<sup>31</sup>、麻窝话 təχtʂa、峨口村话 tuə<sup>55</sup>ʂ(兄称弟)。“从弟”(堂弟)一词不见资料记载,估计这个词在当时的读音是 \*kətu 或者 \*qətu, 其中第二个音节相当于桃坪话 tu<sup>55</sup>bzɑ<sup>31</sup>“哥哥”和 tu<sup>55</sup>tsua<sup>31</sup>“弟弟”的第一个音节, kə/qə 的来源我们还不能确知。

阿必得(伯)、阿仆(叔)、阿什(叔之妻) 与第一个词相当的羌语词有三龙话的 e<sup>33</sup>pi<sup>55</sup>和峨口村话的 ε pie“伯父”,它们可以解释“阿必”。“阿仆”为“叔”,相当于麻窝话的 əpu 和峨口村话的 o pu。依羌语亲属称谓词头的元音和谐规律,“阿什”(婶母)的对音必是 \*etɛi, 羌族本语对亲属称谓的区分不如汉语严格,麻窝话的 etɛi 既可指舅母也可指姐姐,峨口村话的 ε tɛɛ 既可指婶母也可指嫂子、姨母和继母。

阿姑(母之兄弟)、阿姑也(父之姐妹)、阿必得(父之姐妹之夫) 第一个词相当于麻窝话的 əku“舅父”和峨口村话的 akua:“舅父”。“阿姑也”的对音当是 \*əkuni, 最后一个音节 ni 相当于麻窝话的 eni“姑母、伯母、叔母”的词干。“阿必得”即指“姑父”又指“伯父”,也是羌语对亲属称谓区分不严格的反映。

阿叭(官府、祖父) 这个词相当于麻窝话的 apa“祖父”和峨口村话的 a pa“祖父”。“官府”一词不见调查资料记载,现代羌语的“政府”是从四川方言借入的汉语词。

择涿(甥、孙) 这个词和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孙子”相当——桃坪话 zɪ<sup>31</sup>tsua<sup>33</sup>, 麻窝话 zəʈ, 峨口村话 zə ʂu。 “外甥”和“孙子”辈份不同,但《县志》载其语音形式相同,这类现象在羌语多见,如麻窝话的“舅母”和“姐姐”都是 etɛi。

接续(媳) 这个词和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儿媳”“媳妇”相当——桃坪话 tsy<sup>33</sup>dzy<sup>33</sup>, 麻窝话 tsi gziu, 峨口村话 tsu gzu。

合纳帖(早饭)、杂么帖(午饭)、拈帖(饮茶) 这3则“番译”显然都是由宾语加动词组成的宾动词组,最后一个“帖”必是表示“吃”“喝”的动词,它相当于桃坪话的 thie<sup>33</sup>“喝、抽烟”和麻窝话的 thi“喝、抽烟”。“杂么”(午饭)相当于龙池话的 dza<sup>55</sup>ma<sup>55</sup>“中饭”,还可以认为近似于麻窝话的 dʒi:βi“中饭”。“合纳”(早饭)与麻窝话的 stə“早饭”不合,它也许是峨口村话 qhə“米”和 nɛ“瘦肉”组合后的变音。

大娃(帽)、刺葛(鞋) 第一个词正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ta wa“帽子”和麻窝话的 taβa“帽子”。第二个词“刺葛”的对音应是 \*lokə 或 \*laqə, 羌语的“鞋”未见相应的形式——桃坪话是 ta<sup>31</sup>tɕa<sup>55</sup>, 麻窝话是 tʃəβa, 峨口村话是 tʃu wa。

没穰(不明白) 这是个偏正词组,其中的“没”(\*mə)应该是大多数藏缅语言所共有的否定副词,羌语中也有桃坪话的 mi<sup>55</sup>和麻窝话的 ma“不”。“穰”的来源不清楚,在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明白”、“懂得”、“知道”之类词语都不读作 \*nun。

儿漠叭(天)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ɤməpa, 和它近似的词有桃坪话的 χmə<sup>33</sup>da<sup>231</sup>pə<sup>33</sup>“天空”,以及闻宥所记河坪话的 mɤ pia、萝卜寨话的 mɤ pia“天”。

莫释葛(日)、日柘(星) 第一个词的前两个音节相当于桃坪话的 ma<sup>33</sup>sɪ<sup>55</sup>“太阳”以及闻宥所记河坪话的 mɛ si、九子营话的 mɤ ɕi“日”,最后一个音节“葛”(\*kə/qə)的来源不明。“日柘”相当于三龙话的 ɤdzə<sup>55</sup>“星星”,以及桃坪话 χdzə<sup>33</sup>pe<sup>55</sup>“星”的第一个音节。

是达(云)、没(雨) 第一个词和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云”相当——桃坪话的  $\chi de^{33}$ , 麻窝话的  $z d \nu m$ , 峨口村话的  $z d a m$ , 闻宥所记萝卜寨语、三齐乡话、黑钵寨话的  $z_4 da$ (云)则是更为接近的形式。“没”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m \alpha \alpha l$  和沟口话的  $mu^{35}$ “雨”, 以及桃坪话  $ma^{31} z_4 i^{55}$  和麻窝话  $m \alpha \nu e^{1}$ “雨”的第一个音节。

越(路)、越格(行路) “越”相当于沟口话的  $ye^{55}$ “路”。“格”应该是“行”的意思, 它相当于桃坪话的  $k \alpha^{33}$  和麻窝话的  $k \alpha$ “走”。

斛卜(山)、沮(水)、孩儿疤(石) 第一个词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nu \alpha \nu ^1 p u$ “山”, 以及闻宥所记三齐乡话和黑钵寨话的  $\gamma o p o$ “山”。第二个词相当于桃坪话的  $tsu \alpha^{33}$ “水、河”、麻窝话的  $ts \alpha$ “水、河”和峨口村话的  $ts \alpha$ “水”。“孩儿疤”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nu e^1 p a$ , 相当于闻宥所记萝卜寨话的  $\gamma o p i a$  和三齐乡话的  $f i \alpha \nu \nu$ “石”, 其中的“孩儿”也许还和桃坪话的  $\nu o^{231}$ 、峨口村话的  $(\nu a) \nu u a$ “石头”有某种联系。

食(树木)、漉(松)、寿(柏)、百(竹)、回(梅) “食”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int \alpha$  或  $* s \alpha$ , 藏缅语族诸语言对树木的总称大多以  $s$ 、 $\int$ 、 $\nu$  起首, 羌语峨口村话也有  $s \alpha \Phi$ “树”。“松”读为“漉”, 与羌语诸方言的“松树”一词不合, 可以考虑的是峨口村话的  $l u \alpha z$ “松香”。“柏”读为“寿”, 相当于峨口村话  $z u m a$  和麻窝话  $\nu d z u s i$ “柏树”的第一个音节。“竹”读为“百”, 相当于桃坪话的  $\chi p u$ “竹子”, 以及麻窝话、峨口村话的  $\nu p u$ “竹子”。“梅”这个词不见于迄今所有的调查记录, 且羌族居住区并不见梅树生长, 因此可以猜测它是个纯粹的外来词, 读音大概接近  $* \nu u i$ (回)。

悉(朴柴)、悉错(砍柴) “悉”无疑相当于麻窝话的  $s i$ “柴、木头”、桃坪话的  $s i e^{33}$ “柴、木头”和峨口村话的  $s \alpha$ “柴”。“错”应该是“砍”的意思, 它相当于桃坪话的  $t s h u a^{55}$ “砍树”。“悉错”(砍柴)是个宾动词组。

儿布者(人之富)、敝灭者(人之贫) 这两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nu p u t \nu \alpha$  和  $* b i m e t \nu \alpha$ , 其中的  $\nu \alpha$ (者)大约是“男人”, 相当于桃坪话的  $\nu i^{33}$  和麻窝话的  $\nu e i m$ “男人”。“儿布”意为“富”, 相当于三龙话的  $f i \alpha^1 p^{55}$  和峨口村话的  $j \alpha p$ “富”。“敝灭”意为“贫”, 近似于峨口村话的  $b \alpha \chi \alpha$ 、龙池话的  $b i^{33} \nu \alpha \chi^{55}$  和麻窝话的  $b \nu$ “穷”。

舍(人之善)、业没舍(人之恶)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好人”和“坏人”都与“舍”和“业没舍”的语音不符, 其他羌语支语言中也未见相当的形式。我们不妨假定这个“舍”是从汉语“善”借来的, “善”的读音本来是  $* \nu \alpha n$ , 尾音  $n$  脱落之后就变成了  $\nu \alpha$ (舍)。由此推知, “没”( $* m \alpha$ )一定是羌语的否定副词“不”。“业”的语源还不清楚。

落活得(骂)、葛得(打)、阿咦(死) 第一个词的“落活”也许是“活活”的讹写, 这样它就相当于麻窝话的  $w u w a$ “骂人”或  $\nu \alpha \nu u a$ “喊”。第二个词“葛得”相当于麻窝话的  $q \alpha t i$ “打死”和桃坪话的  $q u a^{33}$ “打架”。“得”应该还和桃坪话另一个当“打架”讲的词  $d \alpha^{33} d e^{231}$  有关。“阿咦”(死)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a z i$ , 麻窝话的  $\nu i$ “死”可能就是从  $* a z i$  的  $\nu i$  清化声母而来的。a 是个表示谓词动作趋向的前加成分, 在这里自然像麻窝话那样表示向垂直下方的动作。<sup>①</sup>

葛波柘(头) 这个词恰好等于桃坪话的  $q \alpha^{33} p o^{55} t \nu i^{33}$ 、麻窝话的  $q \alpha p a t \nu$  和峨口村话的  $q \alpha p a t \nu$ “头”。

么葛(项)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m \alpha k \alpha$ , 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m u k u$ “脖子”。桃坪话的  $s i^{31} k i e^{33}$ “脖子”或许也和它有些关系。

①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第171页。

**弥格伯(耳)** 此条不可解,桃坪话的  $\eta_i^{31}kie^{33}$ 、麻窝话的  $nəku$ 、峨口村话的  $nəku$ “耳朵”至多与“弥格”相当。《县志》所载“番译”有“耳”“口”“鼻”但无“目”,而译音字“弥”又恰与桃坪话的  $mi^{55}$ 、峨口村话的  $mij$ “眼睛”相当,因此可以怀疑原文“曰弥弥格伯,耳也”有脱文,依现代羌语似当作“曰弥,目也,弥格伯,耳也”。

**如达葛(口)**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zəkəkə$ ,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zəkəkə$ “嘴”,与麻窝话的  $dzəkəkə$ “嘴”也有些相似。

**格哄(发)** 这个词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qə\phi$  和桃坪话的  $qə^{31}\chi mə^{55}$ “头发”。

**地格卜(鼻)** 这个词相当于桃坪话的  $\chi\eta_i^{31}qo^{55}pə^{33}$ “鼻子”,“地格卜”或许是“乜格卜”的讹写。

**歇伯(手)、齐伯(手)** 这两个词的读音应该假定为 \*  $\chi epe$  和 \*  $dzipe$ ,可以认为分别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jəpa$  和麻窝话的  $dʒəpa$ “手”。

**协廓(足)、躅(足)** 这两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chi equ$  和 \*  $dzu$ 。峨口村话的  $dzuqu$ “脚”似乎相当于“\*躅廓”,麻窝话的  $dʒaqu$ “脚”也是它的音变。第一个词的第一个音节“协”来源不明。

**葛伯(舌)**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qəpe$ ,其中第一个音节“葛”相当于桃坪话  $zj^{31}qə^{55}$ “舌头”的第二个音节。“伯”的来源不明。

**拍博(肚)**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phəpə$ ,其中第二个音节“博”相当于桃坪话的  $pu^{33}$  和峨口村话的  $pu$ “肚子”。“拍”的来源不明。

**顶乜诃(背)**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tənə\chi a$ ,其中第一个音节“顶”似乎相当于桃坪话的  $də^{231}$ “脊背”。“乜诃”的来源不明。

**挞骨儿格(腰)**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thagu'ke$ ,其中第一个音节“挞”相当于麻窝话  $thasu$ “腰”的第一个音节,桃坪话的  $\chi ta^{33}sa^{33}$ “腰”与此相近。“骨儿格”的来源不明。

**歇所格(指)**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chi esuke$ ,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ju su xu$ “手指”。

**择达(言说)** 第一个音节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dze$  和桃坪话的  $dzi^{231}$ “说”,第二个音节 \*  $da$  可能是个语气词,像桃坪话那样用来表示申述语气。<sup>①</sup>

**合没绎(和好)**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eta mə'i$ ,其中“合没”可以认为相当于桃坪话的  $ma^{33}$ “爱”,“绎”很可能是个后加成分,像桃坪话那样用来表示第三人称过去时。<sup>②</sup>

**息(牛)、贺(马)、红贝(虎)、竹(羊)、柏(猪)、梏(狗)、污去声(鸡)、和月(鹅)、格底(骡)、揜控儿(驴)** “牛”读为“息” \*  $si$ ,应该和桃坪话  $zj^{31}\eta u^{33}$ 、麻窝话  $sə\eta u$  和峨口村话  $su\eta u$ “牛”的第一个音节有关,现代羌语“牛”的第二个音节  $\eta u$  或  $\eta u$  同源於汉语的“牛”。“马”读为“贺” \*  $\chi o$ ,相当于沟口话的  $\chi y^{55}$ “马”,以及闻宥所记三齐乡话的  $\chi u\eta$  和黑钵寨话的  $\chi u$ “马”。“虎”读为“红贝”(\*  $\chi u\eta pei$ ),其中的“红”相当于闻宥所记三齐乡话的  $\chi u\eta$ “虎”,“贝”相当于闻宥所记九子营话  $pei \eta da$ “虎”的第一个音节。“羊”读为“竹” \*  $təu$ ,不知是否相当于桃坪话的  $tshie^{55}$ 、麻窝话的  $tsha$  和峨口村话的  $tshe$ “山羊”,羌语支语言里的“羊”这个词的声母多是  $tsh-$ ,而没有  $tə-$  的形式。“猪”读为“柏” \*  $pe$ ,相当于桃坪话的  $pa^{33}$ 、麻窝话的  $pi$  和峨口村话的  $pie$ “猪”。“狗”读为“梏” \*  $khu$ ,在汉藏系语言中多见,羌语也有桃坪话的  $khuə^{55}$  和麻窝话、峨口村话的  $khuə$ “狗”。

① 孙宏开:《羌语简志》,第 142 页。

② 孙宏开:《羌语简志》,第 100 页。

“鸡”读为“污去声” \*wu, 应该相当于麻窝话 tciwə “鸡”的第二个音节。“污去声”为“鹜”字, 麻窝话的 tciwə 可能是汉语“鸡鹜”的借词, 似不与桃坪话 yi “鸡”同源。“鹅”读为“和月” \*koj, 相当于峨口村话的 kuj “鹅”和桃坪话的 ku<sup>31</sup>、麻窝话的 ku: “鹅”。“骡”读为“格底” \*keti, 相当于绵池话的 ka<sup>33</sup>ti<sup>31</sup> “骡子”, 可以考虑的同源词还有峨口村话的 keŋε “骡子”。“驴”读为“择控儿”, 其中的“控”疑为“挖”字形讹, 峨口村话有 dz<sub>z</sub>ε wε “驴”恰相当于“择挖儿”。

地方志的编纂者大都没有深研过汉语音韵学, 因此他们对外民族语言的音译远不如僧侣笔下的梵汉对音严密。不过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得不在最大程度上相信他们对自然语音的感知能力, 并从那些并不精密的译音中抽绎出一些大致的规律, 以展现当年石泉羌语的概貌。

通过和现代羌语诸方言对应得比较规整的译例, 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石泉羌语的辅音基本情况是这样:

1. 辅音声母按发音部位至少可分为双唇、舌尖前、舌尖中、舌尖后、舌面、舌根、小舌 7 组, 音译例字如: pu 卜(帮母)、tsi 接(精母)、tu 都(端母)、tʂɿ 柘(照母)、dzi 侄(澄母)、kə 格(见母)、qə 葛(见母)。唇齿音 f、v 和喉音 h 的译例未见。

2. 声母按发音方法可分为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半元音 6 组, 音译例字如: pa 叭(帮母)、dzu 躅(澄母)、kuə<sup>1</sup> 斛(匣母)、mə 漠(明母)、luəz 漉(来母)、wə 污去声(影母)。颤音 r 的译例未见。

3. 辅音声母有送气不送气和清浊的对立, 音译例字如: tsuə 沮(精母): tshua 错(清母), tu 都(端母): thie 帖(透母), ku 姑(见母): khuə 枯(溪母); si 悉(心母): zə 择(澄母)<sup>①</sup>, tʂɿ 柘(照母): dz<sub>z</sub>ε 择(澄母)。

4. 石泉羌语有复辅音声母, 《县志》译例中明确反映出来的有 km-、z<sub>z</sub>dz<sub>z</sub>-、zd-3 个: kmə(儿漠)、z<sub>z</sub>dz<sub>z</sub>ə(日柘)、zdam(是达)。从词例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石泉羌语的复辅音不如现代羌语方言丰富。

5. 石泉羌语的辅音韵尾也肯定不如现代方言丰富, 《县志》的译例中没有辅音韵尾的明确反映。

据上引《石泉县志》记载, “鞋”、“手”、“足”三个常用词在“河东”和“河西”表现为不同的语音形式, 这说明当时的人已把县境内的“河东”和“河西”看成了两个不同的土语区。时隔一个半世纪, 我们已不能确定这两个土语区和现代羌语方言的关系, 甚至就整体来说, 也已不能确定当年的石泉话应划归现代的南部方言还是北部方言。

#### Abstract

More than eighty words and phrases of Qiang - Chinese transcription are preserved in the Chronicles of Shiquan County compiled in 1833, through which we can get a hint of the general picture of Qiang language spoken at Beichuan and Maoxian counties (Sichuan Province) one and a half century ago. The present paper gives some commentaries of those words and phrase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Qiang dialects, and sum up some fundamentals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Shiquan speech.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① 汉语澄母的正常译音是 dz<sub>z</sub>。这里译 z-, 发音部位不合规律。